



夜探台北生态之旅

□张海华 文/摄

早在2014年夏天的西双版纳之旅结束的时候，我就对女儿许下诺言：“航航，明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去台湾玩！”说到做到，从2015年早春开始，我就为台湾之旅认真准备，不仅办理自由行所需要的各种手续以及进行详细的行程规划，还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台湾的生态，准备趁机好好拍一些我国宝岛的小动物。

是的，我出门旅游往往带着很重的“私心”，又想把这一次台湾之行变成博物旅行——至少在一半的意义上是这样。限于篇幅，这里主要记录在台北及附近的夜探故事。

作者注：

2015年11月18日，《宁波晚报》副刊“三江月”开设了个人专栏“大山雀的博物旅行”，刊登的第一篇文章题为《那群麻雀改变了我的人生》。转眼间，将近3年过去了，而本文正是这个专栏所发表的第100篇文章。应该说，这样长期的博物专栏在国内报纸中是很少见的。很荣幸，这个专栏能深受读者喜爱，今后我将不断拓展题材范围，让更多的人爱上大自然，为共建生态家园而努力。

essay@cnnb.com.cn
总第6534期 投稿邮箱：



台北树蛙

幸遇台北树蛙

2015年7月17日晚上，我去台北市区的富阳自然生态公园夜探。去那里很方便，搭乘捷运（即地铁）到麟光站下车，走不远即可到达。来台湾之前，我就做过功课，知道富阳公园是个进行自然摄影的好地方。这个公园所在地是座小山，早年是一个弹药库，属于军事管制区。因此，该地块数十年来未有人工破坏，后来弹药库撤离，被改建为公园，并成为台北市唯一一处自然生态公园，里面设置了多处野生动植物的观赏区。

当天晚上，我刚到富阳公园入口，就听到阵阵蛙鸣传来，快步过去，还没看到蛙呢，偶一抬头，竟看到一条非常细长的蛇正缠绕在树枝上，缓缓爬行，似乎正在觅食。心里一阵激动，手忙脚乱取出相机与闪光灯就拍。正拍得起劲，忽见来了4个小伙子，他们跟我一样，戴着头灯，拿着手电，手持相机，我一看就乐了，心想，他们一定跟我一样是来这里夜探的。于是就跟他们打招呼，一聊方知，他们都是附近的台湾师范大学的大学生，其学业的一个研究重点就是关于当地的两栖爬行动物的。他们告诉我，树上的蛇叫“大头蛇”。事后我弄明白了，台湾所称“大头蛇”，即大陆所称的“绞花林蛇”。这种蛇有一定毒性，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毒蛇。

看来我的运气不错，居然能在台北遇见熟悉本地两栖爬行动物的人。于是，接下来我索性跟着这4个大学生，一起“夜游”了。我边走边向他们请教，问这里可有什么特色蛙类？一个学生说，公园里有多种树蛙，其中最特色的当属比较珍稀的台北树蛙。“不过，台北树蛙在冬季繁殖，在其他季节一般难以看到。”他说。我听了心里一阵失落。继续往前走，我忽然看到前面有一只绿色的小蛙趴在树叶上。“中国雨蛙！”我忍不住喊出了声。几个学生过来一看，有人惊讶地说：“这就是台北树蛙呀，你的运气真好啊！”我大喜过望，赶紧认真拍了起来。仔细观察便知，这只小蛙虽然跟中国雨蛙一样浑身碧绿，但并不像中国雨蛙那样体侧有明显的黑斑。



睡意朦胧的斯文豪氏攀蜥

“白颌树蛙”之谜

富阳公园里的蛙类确实不少，好多弹琴蛙（台湾名“腹斑蛙”）在水塘里“给，给”地大声叫，可惜只闻其声难觅其影。沼蛙（台湾名“贡德氏赤蛙”）也见到好几十。此外还见到不少斯文豪氏攀蜥，它们都趴在（或抱着）植物上睡觉，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。沿着山路，见到两种蟾蜍：盘古蟾蜍与黑眶蟾蜍。在中国大陆，广为分布的是中华蟾蜍，而在台湾，没有中华蟾蜍的分布，而是由盘古蟾蜍取代了其位置，成为台湾分布最广、最为常见的蟾蜍。黑眶蟾蜍在我国南方分布较广，而盘古蟾蜍是台湾特有物种。

公园里，树蛙确实多，有一种皮肤粗糙的很小的树蛙，叫“面天水树蛙”（台湾名“面天树蛙”），见到了好几十。最后还拍到一种树蛙，没想到它的身份竟成了一个小小的谜。这是一只体形较大的棕红色树蛙，当时正垂直贴伏在绿色的植物茎秆上，好像睡着了的样子。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觉得它既像常见的斑腿泛树蛙，但又觉得有些地方不像，可具体又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回宁波后，仔细翻手头的两本关于台湾两栖动物的专著——潘智敏著《台湾赏蛙记》与施信锋著《两栖特攻队》，发现这种树蛙是台湾所称的“白颌树蛙”无疑。

但问题是，《台湾赏蛙记》一书中给出的白颌树蛙的拉丁文学名是 *Polypedates megacephalus*，这也正是斑腿泛树蛙的学名，说明两者为同物异名。而《两栖特攻队》明确把白颌树蛙与斑腿泛树蛙（书中叫“斑腿树蛙”，并说明这是台湾原先所没有的外来蛙类）列为两种蛙，其给出的白颌树蛙的拉丁文学名是 *Polypedates braueri*，而这一拉丁文学名，在《中国两栖动物及其分布彩色图鉴》中是找不到的。《两栖特攻队》所列出的白颌树蛙与斑腿泛树蛙的主要外观区别点就一个，即前者的大腿内侧的网状白斑块比后者大一点（注，大腿内侧多网状斑块，就是“斑腿”两字的来源）。作为一个业余的自然摄影爱好者，我不懂两栖动物的分类学，但我猜：莫非在分类上专家们已经把白颌树蛙与斑腿泛树蛙合并为一种蛙了？我专门找出了台湾著名自然录音师吴金黛所录的白颌树蛙的鸣声，觉得与斑腿泛树蛙那典型的类似鼓掌的“啪嗒，啪嗒”鸣声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有点说远了，最后还是回到富阳公园的夜探之旅。其实，在公园内最后的夜观，是站在小山顶上眺望，刚好可以欣赏著名的101大楼高耸而璀璨的身影。真没有想到，在台北这样的繁华都市里，居然还隐藏着富阳公园这样的生态秘境。



白颌树蛙

夜探乌来森林步道

7月18日下午，先搭捷运后转公交车，到了台北市郊的乌来。这是一个以温泉、瀑布等知名的风景区，山林繁茂，水流湍急，风景很美。晚上，我独自到那里的信贤步道夜探。这条步道一边靠近河流，一边是山脚，山上时有小溪淌下来，环境很湿润。原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出来夜游，谁知途中竟迎面碰到两拨台湾人，他们成群结队，男女老幼皆有，都带着手电或头灯，有的也拿着相机。上前一搭讪，方知他们原来跟我一样，也是出来夜探的。只见这些台湾的夜探爱好者兴高采烈，已经结束探索准备回去了，我问他们：今晚看到了什么蛙蛇之类？其中一名男子大声笑着说：“看到了雨伞节呢！你一个人可要小心啊！”台湾人所称的“雨伞节”，即银环蛇，此为号称中国陆地上毒性最强的毒蛇。我也笑了，是为这些热爱大自然的台湾人的饱满情绪所感染。

接下来的夜探过程中，可惜我没有见到“雨伞节”，只见到了在宁波也常见的赤链蛇与福建竹叶青蛇（台湾名“赤尾青竹丝”）。在山脚的小溪边，见到了一种背部绿色且多棕色斑纹的蛙，四肢前端均有明显的吸盘，这模样有点像宁波常见的天目臭蛙。事后翻图鉴弄清楚了，这是棕背臭蛙（台湾名“斯文豪氏赤蛙”）。这种蛙确实跟天目臭蛙、花臭蛙等关系较亲，连叫声都差不多，都是“叭啾，叭啾”，很像小鸟在轻声鸣叫。

很快发现，小溪畔还有一种背部棕红色的蛙，其大小跟刚才所见那种蛙（棕背臭蛙）差不多，在蛙类中都属于中等个子，体长6厘米左右。这种蛙的脚上的吸盘更为显著，它能在垂直于水面的湿滑的岩壁上如履平地。事后了解到，它的名字叫“壮溪树蛙”，而在台湾，人们称它为“褐树蛙”。由于其具有高超的吸附、攀爬本领，有人将它称之为“溪流中的攀岩高手”。

7月19日，原计划继续夜探，谁知道傍晚竟是大雨如注，一直到晚上8点多还没停。无奈，只好放弃了夜拍计划。这次游台湾，看生态，虽属跑马观花，但收获还算不错。所留下的遗憾，已化为无尽的念想，期待下次再有机会去台湾，与那些美丽的生灵相遇。